

趙煥
亭著

不堪回首



趙煥
印

行發局音大南

戰事
慘情

不堪回首

玉田 夢筆著

第一回 談大匠痛陳兵禍 鳴天鐸大振民聲

哈哈。奇怪極咧。現在的中國。便如大廈已傾。一班主人翁。飄搖露處。急待建設。偏那一班自命大匠的。運斥成風。你爭我搶的。各要大斧頭。直耍了十三年。年頭。論理說華嚴樓閣。早該立現咧。那知通沒相干。倒弄得那大廈七穿八洞。一般主人翁。託身靡所。重足而立。東躲躲黑旋風的板斧已到。西避避程咬金的宣花大斧。又來。一個個惡狠狠的。日夜磨斧頭。惟恐萬一捲了刃。甲匠便登時推翻乙匠。道沒用的東西。別給人現眼咧。看咱老子的手段罷。但是每倒一匠。大廈壞一次。壓殺主人翁。千千萬萬。血肉如糜。眼淚成河。廢匠旁。自去享他的福。新匠登台。不顧大廈。更不肯稍捨眼光。瞧瞧可憐的

主人翁。只越法淬礪大斧頭。恨不得來一手花招兒。滿大廈都是他的斧頭。光影纔好。（此之謂武力統一）這當兒。便下睜一班主人翁。建設之費。名目繁多。都須主人翁身上刮削。身上擔負。那金錢真水也似用去。再瞅瞅大廈。越法壞的不像樣咧。並且這把斧頭。非同等閒。據說都是一般主人翁的膏血所造成。每成一斧。不知乾臘了若干人。連連串串。還有許多護衛大斧的小斧頭。都須主人家膏血。常川潤鋒。（所以軍隊滿地）時常價小斧閒的不耐煩。便無緣無故。亂斫起來。東嘯一聲。西拍一記。嚇得主人翁叫苦連天。這時膏血不怕吸盡。逃命要緊。（各省兵禍）問其所以。何故亂斫。却爲那大斧。把柄不牢。惟恐有人冷不妨。假得斧柯去。自民國紀元以來。齊頭換了五把大斧。（袁黎馮徐曹）論理說。一場建設。早應功竣。可憐的主人翁。也應庇蔭有所。共慶落成咧。那知起視大廈。越法連基址都要掀起。（可

怕。因爲這五把大斧。誰也沒向建設上用。十三年亂耍斧頭。並沒修理出半根梁棟。只見了摧廈中許多材料。都想趁勢斫了去。自家蓋房。歌斯哭斯。生子養孫。爲萬世不拔之基。那些不好。這大廈雖然摧壞些。不如四鄰的命。煥堅固。然中國大匠。也就狠瞧在眼裏了。說到這裏。便有致疑的道。難道大廈中許多主人翁。都是呆子。大匠既一個個如此胡鬧。不會不用他麼。其實主人翁何嘗都呆。當初這大廈是一種老派大匠修補。歷千數百年。都視爲自家房產。許多主人翁。都退處奴隸地位。除交租課外。不許問大匠的事。及至老派大匠。命運將絕之末年。未免建設事宜。顛倒打。雖然如此。那大廈規模如故。像手下小匠亂耍斧頭的事。是斷斷沒有的。然而一班少數主人翁。機警些的。看了四鄰大廈。何等莊嚴。相形之下。未免督過老派大匠。大家流了無量數的血。方把那老匠推倒。那知老匠手下。有一個大膊肱。趁這當

兒提斧登台。一班主人翁沒奈何。還癡心希望他既慨然代斲。必有手段。我們既居然在主人地位。他便吃了大蟲心肝豹子胆。也不敢違背主人之意。這大廈定要建好的。那知這大膊肱便是第一耍斧頭的魔王。原來他手下小斧無數。幾幾乎大廈北半壁都是他的人。（北洋派之始）於是建設無聞。他百忙裏看了當年老派大匠。上天下地。惟我獨尊之概。竟要效尤起來。遂致大動公憤。大亂一場。主人翁死掉若干。恰巧這吞象巴蛇的大膊肱。天祿永終。於是第二把斧頭。接踵而登。直至第五把斧頭。都是小斧化爲大斧的匠人。若沒有斧頭資格。你便有華盛頓的才能。且請你鋤大地去。因爲這斧頭。煞是稀奇。具有黏合性質。大些的斧頭一擺。便有許多小斧聚攏來。湊在一處。登時耀眼增光。十分利害。（派系之始）別的小斧。氣不過。也便沒命的黏合聚攏。想成一大斧。與之爲敵。（所以各派不化）這其間。衆小斧

或離或合。反覆變化。就不用提怎樣複雜咧。及至兩下裏力量不差甚麼。主人翁却運便到。他們大殺一場。爭爲大匠。歸根兒一仆一起。起的不消說。大斧一擺。據在最高地位。開章第一義。酬勞小斧推戴之功。某地某去。某事某作。好不興高彩烈。仆的呢。斷不甘心。一種潛勢力。暗含着乘機伺隙。待時而發。又是一場大殺大斫。鬧了半天。將大廈還待建築。竟沒人過問咧。如此光景。直到十三年上。還通沒個所以然。直弄到大廈中怨氣冲天。哀聲遍地。主人翁鋒鏑餘生。窮得要掉腔。擔負之重。恨不得壓折脊梁骨。起看大廈。雖依然七穿八洞。却是建築之費。已被歷任大匠。費掉無量數。又是從四鄰借的債。業已將廈中材料。抵壓不少咧。最奇怪的是每一大匠登臺。必宣布一篇建設大計畫。說的好聽。就不用提咧。簡直的魯班復出。却是文章作完。他這建設就算成功咧。所以直至今日。大廈中連片安土。都尋不著。一班主人翁。

淚眼看天。千日酒既喝着。桃花源更尋不到。身都不安。那一切生事生業。以及教化學問。自在一例擱起。但奔走號呼。求斧頭一日不要。大家便苟延一日。那知天公偏不作美。就像故意驕縱這班大匠。偏給人斧頭滋味嘗嘗。便這等頑下去。真個人人要叫媽咧。但是大匠無狀。不必再說。至於一般主人。怎的便得此結果。還是自己驕縱起人家來的。因為衆主人中。有少數機警醉心利祿之徒。硬插胳膊。代表多數之意。說這大匠是主人們公舉的。（議員諦聽）其實大多數主人。大半是耕田鑿井的脚色。那裏懂這檔子事。又有一種慕勢趨權。想在大匠手下得位置的。（官僚政客諦聽）坐地炮便費了九牛二虎之力。去捧一大匠登台。這兩種人。都是主人內的優秀份子。有學問。有智識。比大多數蚩蚩主人強的多。有此兩種人去捧場。所以大多數主人。只好望着大匠乾咭眼。這當兒多數主人中。更大起變化。心地潔

白講品學的。看不慣這班人。早藏的影兒也無。（不肖進賢人退此定理也。）伶俐些的。看人家得意眼熱。便鑽頭覓縫的。下了沉舟破釜之功。去向內插脚。各存副僥倖心。丟掉正當事業不作。（謀事者諦聽。所以近來旅館人滿可歎。）還有一種黠悍的人。直撻了當的。嘯聚徒黨。也弄把小小斧頭耍耍。（所以匪盜遍地。）說也不信。他真個耍得幾日。居然耍出個地位來。原來被大斧頭黏合去咧。（招撫之濫。）於是老二看老大得法。效法者紛紛而起。這麼一來。衆主人越法吃不盡苦。只好兜起走。保命不暇。更没人去顧大廈咧。於是各小斧年年搗亂。此殺彼斫。大廈中別的事一概沉寂。但聽得劈劈拍拍。男哭女號。真個是白骨成山。血流成川。四鄰驚聳。都笑道。俺這鄰居頭腦。對俺們馴順不過。怎自己殺家韃子。便如此賣氣力。倘因事對俺鄰居這樣兒。俺敢不佩服麼。（寫至此無淚可揮。）話雖如此說。人家四鄰不

但看笑話兒。還定規要趁勢窺利。好在大匠也不攔在心上。因爲這斧頭。好煞了四年便換。今聊以自娛。就是咧。咳。這大廈光景如此。難道終沒有建設之日麼。這又不然。古語說的好。解鈴還須繫鈴人。又道是放下屠刀。立地成佛。只要大家那顆心。變變赤色。攔在正當部位。恐怕馬上建設立就。原來人心是建設要素。大家一向都夾在胳膊窩內。又弄得黑魃魃。見不得天地日月。通沒個光明正大的顏色。（所以大學首貴誠正）你想拿這等心去建設。除非這大廈內。返回開闢時代。他便當盤古。獨坐獨行。還可以的。只要有第二人。便是反對的。至於心要歪了。如何能正。心要黑了。如何能赤。這還須用中國的舊道德。是治心的不二法門。任他四鄰。有若干的良法美制。你的心治不好。那良法美制。便無從施設。巧咧。還越學步越糟。卽如今日這大廈。七扭八歪。四不像的樣兒。舊式的業已摧壞。新式的。又建不成功。不都是心

不治的緣故麼。一言以蔽之。凡是大廈內人。都須明白治心。方有建設之望。因爲那登台大匠。強煞了。他也是個人。並非三頭六臂大魔王。捉住人夾生便吃的脚色。只要大家心一治。恍然大悟。唎刺一散。任他一個人兒跳猴戲。他有甚能爲。強據最高位子呢。況且大家心既治。本明自復。（所謂自誠明。）然後曉是非。辨賢愚。舉人必當。綱舉目張。自大匠以及所屬小匠。無不任官惟賢。有職克舉。還愁建設不成麼。要知現在耍大小斧頭之人。都是大廈中秀傑出羣之材。建設有爲之輩。就可歎不知治心。所以弄得廈基搖搖。果一旦開誠布公。一片心明似鏡。平於衡。羣策羣力。就他登高而呼之勢。建設起來。燦爛莊嚴。雖不能彈指立現。那飄搖風雨之歎。總可免的。更可惜的。這一班大匠。那一個不是聰明絕頂。百夫之長。必有過人之才。何況團結就偌大勢力。不知費了多少精神心血。方能成立。假如一治心。將這精神。用在建

設上自己不但安富尊榮。其樂無窮。更垂名萬載。爲大廈建設之第一偉人。這個樂兒。可就大咧。他們攘奪據位的樂兒。不過是高居華屋。食前方丈。侍妾數百人。出則護從如雲。入則笙歌溢耳。快意恩怨。市德黨羽。再極力搜刮金貨。爲郿塢之藏。爲子孫永久之計。充其量不過潑天富貴一場。然而鐘漏並歇。總有盡時。迴首前塵。恍如一夢。假如以上所說之樂。果容你安穩自在的享受。便拚着貽臭千年。也還可說。無如斷斷乎不容你安穩享樂。你想一匠登台。結下多少恩怨。翊戴之士。都須酬功。你想這塊肥區。我想那處映地。這其間委婉疏通。耐氣調停。已經弄得昏頭搭腦。至於結怨那一方面。更須加意自衛。每日裏劍戟扶危。恨不得將身兒鎖在鐵櫃裏。尋常撒洩。都須下個戒嚴令纔好。要人到這步田地。方寸中擾擾可知。雖極天下之聲色臭味。他能享其樂麼。自己這裏名爲無上之人。實際是無上之囚。倒作成手下

人各享各樂。簡直的拿你當傀儡頭。一旦鑼鼓敲不響。大家撒手。這屎臭名兒。却沒人來分的。（暮鼓晨鐘。發人深省。聆此而不點頭者。其人定是木石。）若曉得治心呢。如古之聖帝明王一般。天下又安。還享了天下之奉。名垂來禩。永永無極。孰得孰失。也不必作者再饒舌了。作者此書之作。是深望後來大匠。覺悟治心是建設要素。却將大廈中一位主人翁。所遭的患難慘痛之經過。描寫出來。而當時大匠等建設之謬。大小斧頭之兇。若干主人翁死傷流離之慘。都附以畢見。言惟告哀。冀戒來軫。作龜鑑也可。作流民圖也可。總之作者胸無宿物。不涉褒譏。惟望後來大匠。借鏡妍媸而已。閒言少叙。書入正文。且說直隸涿州地面。有一樓桑村。便是漢昭烈皇帝的發祥故里。那村兒至今繁盛。劉姓極多。約有數百戶人家。大家耕鑿相安。過起田家日月。歲時令節。瓦盆盛酒。互相過從。小兒女聞聲相呼。青梅竹馬。嬉遊追聚。父老

們有時節蹲在籬下。講些沒頭少尾的報紙。似是而非的時局。村人圍聚。便像聽評書一般。倒也十分自在。一日大家又聚談起來。一人笑道。我想如今世界。是不會有爭戰的咧。因為國體是民爲主。那個要逞兇弄兵。民便不許。一人道。你偏沒說對。現在南省湖廣川粵之間。連年廝殺。只不過沒到咱這裏罷了。便是往年。甚麼定武軍張大帥。他老人家。要扶宣統復位。火雜雜帶兵進京。龍旗招展。齊頭下了兩日上諭。大封各官。不知怎的。現在的這位合肥內閣。看了那篇封神榜。忽然大不如意。（句中有眼）便是各處督軍。也都冷不妨瞪起眼來。於是由合肥馬廠誓師。合張大帥大戰北京。邊防軍手段既高。（段之軍隊）辮子兵勇氣更盛。九門中炮火連天。喊殺如雷。歸根兒。張大帥拖刀敗走。合肥公威名大起。你怎說沒得爭戰呢。又一人笑道。不錯的。那年俺正在北京販賣山棗兒。嚇的俺主人家。拉了兩天痢疾。一聞有

小小響動。登時側耳。因爲他那引山菓店正在戰區。當時亂起。但聽得鎗炮亂響。哭號如沸。他伏爬在牆壁下。那掠空過的彈子。嗤嗤有聲。少時訇的一聲。眼前紅光一閃。便聽天崩似一聲響亮。接着汽車嗚嗚。夾喊道。打打打。那機關鎗子兒。便遮天蓋地的飛捲去。這時菓店前房。上蓋兒連壁牆早都掀掉。虧得店主人。藏在後室。幸沒礙事。事定後。上街一看。業已一榻糊塗。死尸縱橫。瓦礫滿地。街西有座五層高大樓。也被炮掀去大半段。原來定武軍十分勇悍。是有一部取死隊。由此駕汽車沖鋒。據說全隊都死。此役却是邊防軍。也大受其創。當時軍官學校中的學生。也被合肥公調將出來禦敵。（作者友人某君。曾在該校預斯役。爲余言如此。後某君竟罹鄭州兵變之難。思之黯然。）這千學生們。那裏見過這兇陣仗。一個個硬着頭皮。擦城根悄悄蛇行。伏在西河沿隱身之處。戰抖抖擊鎗作勢。大家相看。面孔上連血色也

沒得咧。本來這千學生。要在老輩子。還都是大閨女似的書生。如今却叫他去打仗。怎會不怕呢。虧得定武軍沒有接濟。那據正陽門的中堅大隊。紛紛潰敗。算救了這千學生性命。當時閔傳張大帥之敗。是上了人家個惡當。原來徐州會議的當兒。各軍帥都贊成清室復位。及至張大帥慨然上台。大家却一擠眼。撤掉梯兒。這一交。真跌的不輕。也有說衆軍帥本不想塌他的台。却因上諭封官。張大帥偏相了自己。所以給他個觔斗頑頑。但是這話。也不在理。他們大爵大位的人。辦這等國家大事。豈似羣兒嬉戲一般。轉轉眼。你合我好咧。不多時甲又合乙臭咧。性命交關。至於大戰棋盤街。難道就不爲戰地小民想想麼。（揭出民字。全書大旨）先說話的那那人道。這檔子事。雖不知內情怎樣。却是國體之事。總還有名義可說。如今合肥公執掌內閣。又有東海公（徐）作元首。這東海公好不穩健。還是袁項城的少年同學。

相傳兩人讀書時。項城是略觀大意。東海是精密無倫。（精密之極。必至深險難測。）如此人物當道。定能總攬八紘。永戢兵禍哩。（反振下文。）俺聽說張大帥鬧事時。還有位南海先生。參預其間。當時有文武兩聖人之稱。（文康武張。）可真有這事麼。一人歎道。怎的不真。南海先生。是咱中國維新變的法第一人。前清戊戌那年。幾乎丟掉性命。嗣是飄流海外。倦懷祖國。他看中國國情。總以君主立憲爲宜。那學問是不用提。人家品格。真真第一。抱定宗旨。再不反覆的。（反覆二字著眼。）不知怎的。民國以來。人家不去理他。他也不去插脚。只終日價著述講學。俺雖不懂甚麼。聽人家談起他的書來。字字都是人情天理。竟合朱夫子（熹）差不多哩。他更寫得好字。手頭乏了。便賣付對聯下鍋。他們下弟子。狠有些才調不凡的。若論文章。真比他老人家還漂亮些。但是人家。誰肯甘寂寞。久而久之。都拋掉他。走向富貴場。

了。只有他越法倔强。（可謂碩果。）俺曾覓得他一付字聯。字體奇崛。力透紙背。寫的是

用心於沒撈摸處。

立脚在正與麼時。

大家正談得高興。忽一人回頭。不由拍手道。噫噫。說着聖人。聖人便到。正是。

村父閒談非月旦。

民聲從此著微機。

欲知後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 慶太平羣議上元燈 樂家庭暢談總統制

且說衆人爭望去。却是本村杜翁。著一件簇新繭紬袍。頭戴鑲絨毡帽。脚下毡塌兒。（毡鞋之俗稱。）含着根短烟筒。笑吟吟而來。那團團面孔上。浮着層油亮光彩。（小富翁模樣。）原來杜翁。年高識廣。大家戲呼爲土聖人。衆人驚笑道。杜老丈。可是看開年頭慌亂來咧。吃穿是賺的。怎的將劉姑爺寄